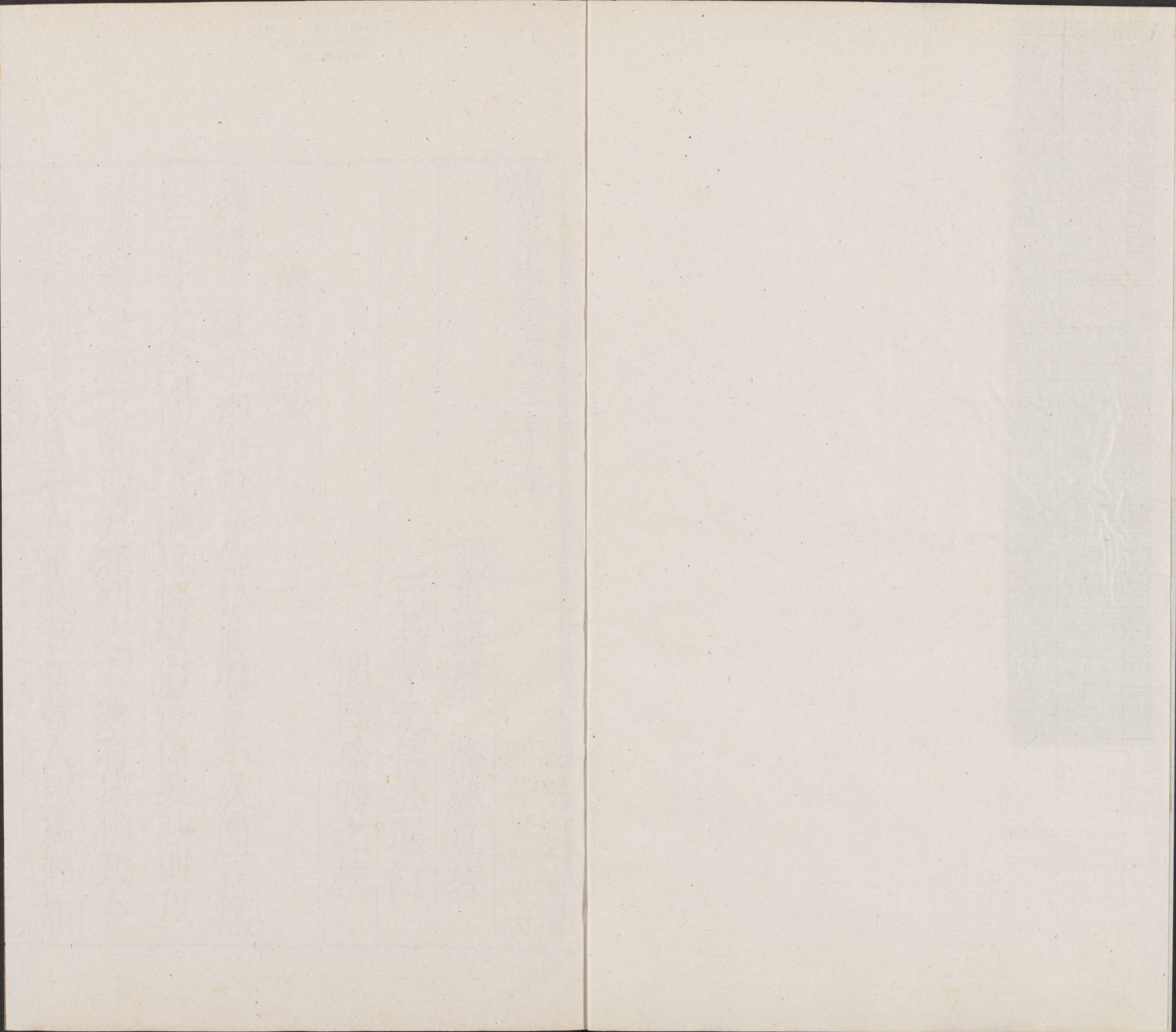


T5922/7671

27







鴻苞集卷之二十九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佛道二藏

佛道二藏玉函金叟並傳於世道言不殊佛言無  
生而其文之閔大玄深恍惚變幻奇偉要眇則以  
佛藏爲最道家唯關尹莊列之言多有與佛氏合  
者近代則平叔重陽亦通般若智昔人以爲佛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日道如月得之矣佛藏浩汗淵海最切要者莫如楞嚴法華楞迦維摩圓覺般若金剛心經壇經勝鬘寶積諸經道眼未明不宜泛覽徧閱使人神意蕩越而不知棲泊道藏道德南華冲虛文始黃庭陰符參同悟真石函淨明度人靈寶大洞金笥龍虎金碧諸書爲道門寶筏其他贗作妄修往往不少梵志悟道在如來放下一言六祖悟道在金剛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有志之士正不必罷精勞神千經萬卷也

### 多寶藏

尸棄佛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毘舍浮佛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釋迦佛謂梵志曰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闇夜多尊者至羅閱城有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慾爲衆所歸祖問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



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達磨謂梁武帝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

我與汝安心竟道信謂璨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璨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二僧對論風颺刹幢一日幡動一日風動六祖曰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薛簡曰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六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



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  
寂是如來清淨坐又曰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  
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法融祖師曰  
汝但任心自作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行住坐卧觸  
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又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雲居智禪師曰妄  
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  
白居易問烏窠禪師曰如何是佛法曰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

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武后問慧安國師  
曰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曰生死  
之身其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  
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無住禪師曰有  
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  
聞性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又曰  
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  
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滅不來不去不定不亂  
不取不捨不沈不浮西域崛多三藏遊五臺見一



僧結菴靜坐師問曰孤坐何爲曰觀靜師曰觀者  
何人靜者何物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  
六祖問神秀弟子曰汝師若何示衆曰嘗指誨大  
衆令住心觀靜長臥不坐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  
禪長坐拘身于理何益又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  
有慧于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温造問圭峰禪師  
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  
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  
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

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  
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駢而身本安  
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  
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  
來亦無所去寶誌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  
場懷讓禪師謂馬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  
卽是打牛卽是三藏法師問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曰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  
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



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  
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  
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  
者真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  
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  
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  
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  
如變易便作變易解聞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  
源律師慧海禪師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卽眠  
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曰何故不  
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  
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無業禪師依馬大師問  
曰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  
心卽是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嘗召見一日問諸  
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  
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  
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



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  
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  
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  
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  
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惟寬禪師白居易嘗  
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  
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  
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

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無  
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  
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靜無念可  
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  
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  
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  
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道通禪師于  
頤相公如何是黑風吹其舩舫漂墮羅刹鬼國師  
曰于頤客作漢問甚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



卷之二十九  
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  
喚相公相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黃蘗希運禪師  
遊天台逢一僧日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其  
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  
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裴相  
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  
略不披閱良乂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怎麼  
會得猶較此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五宗神贊禪  
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紙牕求出師覩之曰

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趙州從諗禪師  
參南泉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  
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  
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  
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  
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師曰如明珠在掌胡來胡  
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  
六金身爲一枝草用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  
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怎麼



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曰好事不如無正人  
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有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  
僧使得十二時景岑招賢禪師有客來謁師召尚  
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  
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  
曰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  
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劫來是個生死根本有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抵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

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  
位真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曰何爲佛心對曰如  
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藥山禪師馬祖問  
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一真實  
在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  
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  
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欣愜作禮而述偈曰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  
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



人也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  
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  
嘗畱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  
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  
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  
投出家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  
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  
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米吾爲汝受汝和  
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

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  
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德山宣鑒禪師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毫釐繫念二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  
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福州玄沙師備  
宗一禪師曰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沉建  
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死生之本靜則醉昏沉  
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  
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



卷之三十一  
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  
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今  
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  
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  
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即便遏除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亾底外道魂  
不散底死人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沉悟則  
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裡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  
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

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我今問汝汝  
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  
生死根本妄想元氣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有人  
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服之方願垂  
示誨師曰如或夜閒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  
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  
竟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  
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  
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



尋枝內不任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  
要道也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曰汝等諸人各自回  
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  
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籠識如將黃葉  
止啼有甚麼是處天台山德韶國師僧問承古有  
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  
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  
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  
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

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  
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  
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  
宗也高峰和尚曰將從前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  
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耳裏所聞底莫顧危  
亾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  
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  
更不相續直得胸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  
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



情識頓淨計較都忘恰如個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到這裡驀然腳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一念頓成正覺又曰只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擔子相似似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鎔作一個疑團頓在目前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更須慤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奧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安身

孤孤迥迥卓卓巍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從茲塵勞頓息昏散勦除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知熱吃茶不知茶吃飯不知飯終日猷恣的恰似個泥塑木雕底故與墻壁無異纔有這境界現前卽是到家之消息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爲則當此之際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



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  
汝心設隨汝心生隨汝心求隨汝心現汝若瞥起  
毫釐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卽便墮地圈櫃卽  
便被他作主當知此諸魔境皆自心所起自心所  
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  
無窮誠哉是言如個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  
豁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又曰若要真正決  
志明心先將平日胸中受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屏  
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然後  
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  
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如有人遠行他  
方漸漸迴塗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  
尖尖盡底又如捉賊討賊拷至情理俱盡不動不  
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孤孤  
迥迥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頭一念纔乖  
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提忽於經  
行坐卧處不覺因地一聲猶如死在漫天荆棘林  
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快哉又曰不見



佛性惺惺皆爲彼昏沉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這昏沉掉舉四字當體卽是佛性又曰大抵參禪不分縑素但只要一個決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個鐵橛子相似管取尅日成功須知疑以信爲體悟以疑爲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又曰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可上極是省力有甚用處若是拿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墮這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直向那一面懸

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心辨久久無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日也擦命跳明日也擦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又曰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爲工夫墮於昏沉散亂中落於輕安寂靜裏總皆不覺不知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靠山僧昔年在衆除二時粥飯不會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一日驀然踏看自家底元



來寸步不曾移又曰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  
悟兩忘人法俱遣天如和尚曰未完不固之舟濟  
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未得不退轉位  
不可混俗度生未得無生法忍要須常不離佛譬  
如嬰孩常不離母又如弱羽只可傳枝又曰經云  
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又  
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安有佛土而不在吾心者  
哉又曰佛本是無心淨故有當處卽空全體卽有  
亦非空有亦是空有不可湊泊不可擬議心路絕

處卽名爲佛又曰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畱阿彌  
陀佛四字名號救度衆生其有不信而謗毀者當  
墮地獄具受衆苦故天台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  
偏有緣耳相關者先覺謂兩土聖人示居淨穢以  
折攝二門調伏衆生此以穢以苦以促以多魔惱  
而折之俾知所厭彼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  
攝之俾知所欣又曰往生之說能不乖於無生之  
理乎答曰天台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  
可得卽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



所縛聞生卽作生解聞無生卽作無生解不知生  
卽無生生卽生也又曰自家心量元是廣大豈不  
聞贊佛偈曰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且十方虛空無  
量無邊被我心量都盧包了恒沙世界無量無數  
我之心量一一周偏如此看來十萬億國在我心  
中其實甚近何遠之有又曰稱佛之法必須制心  
不令散亂念念相續十念者不高不低不緩不急  
調停得中如是十氣連屬不斷意在令心不亂專  
精爲功故名此爲十念者顯是藉氣束心也又曰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馬鳴菩  
薩曰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卽  
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  
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  
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  
心滅則種種法滅故又曰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  
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  
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  
切善行以爲對治又曰心若馳散卽當攝來住於



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又曰若人唯修于止則心沉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修觀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有爲之法無得久停須臾變壞一切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忽如夢應觀現在所念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猶如於雲忽爾而起應觀世間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污無一可樂大慧禪師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

怖惴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裡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却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又曰正在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會在靜中做工夫一般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



緣成就一切事法又曰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  
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  
是壞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  
正好著力驀然鬧裡撞翻淨時消息其力能勝竹  
椅蒲團上千萬億倍又曰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  
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  
於般若之上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漸覺省力  
時便是得力處也又曰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  
頓除因次第盡又曰切不可一向乘空趣寂古人

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透脫之期凡  
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  
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  
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  
猶在寧有澄徹寂滅之期要得真一寂滅現前必  
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跼跼出不動一絲毫  
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  
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又曰坐時不得令昏沉  
亦不得掉舉昏沉掉舉先聖所訶又曰今時士大



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個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個鈍底參取其斷見者斷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宗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又曰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劣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又曰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梅檀片片皆梅檀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杜撰長老輩旣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焰熠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且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麼若得生死心破



更說甚麼澄神定慮又曰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又曰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閒否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個鬧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會做靜勝工夫一般耳又曰能知破除情識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已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已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已者自差別耳拈

一放一有甚了期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又曰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一處也又曰向日用因緣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日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



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  
息底是遮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  
好事遮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  
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將遮思量世間塵  
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又曰逆順現  
前而生苦惱大似乎昔不曾向個中用心境無好  
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  
不起真心任偏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  
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

法善神矣智顓禪師曰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  
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故經曰若偏修禪定福德不  
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  
曰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轉輪蓋無差別故  
經云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  
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  
是故了了見于佛性又曰所言訶欲者謂五欲也  
凡欲坐禪修習止觀必須訶責五欲者是世間色  
聲香味觸常能誑惑一切凡夫令生愛著若能深



知過罪卽不親近是名訶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女形貌端嚴脩目長眉朱唇素齒及世間寶物青黃赤白紅紫縹綠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則生愛作諸惡業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等種種過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等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讚誦等聲能令凡夫聞卽染著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住聞甄陀羅女歌聲卽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

種種因緣知聲過罪三訶香欲者所謂男女身香世間飲食馨香及一切薰香等愚人不了香相聞卽愛著開結使門如一比丘在蓮花池邊聞華香氣心生愛樂池神卽大訶責何故偷我香氣以著氣故令諸結使卧者皆起如是等種種因緣知香過罪四訶味欲者所謂苦酸甘辛鹹淡等種種飲食肴膳善味能令凡夫心生染著起不善業如一凡彌染著酪味命終之後生在酪中受其蟲身如是等種種因緣知味過罪五訶觸欲者男女分身



柔軟細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諸好觸愚人無智爲之沉沒起障道業如一角仙因觸欲故遂失神通爲姪女騎頸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觸過罪如上訶欲之法出摩訶衍論中說復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烏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虵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賊世人愚惑貪著

五欲至死不捨後受無量苦惱又曰諸餘蓋情覺故可除睡眠如死無所覺識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又曰觀此心念以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對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字但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起信論云若心馳散卽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二者修觀有二種一者對治觀如不靜觀對治貪欲



慈心觀對治瞋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對治心沈浮病修止觀行者于坐禪時其心闇塞無記瞪瞞或時多睡爾時應當修觀照了若干坐中其心浮動輕躁不安爾時應當修止止之又曰均齊定慧修止觀行者於坐禪中因修止故或因修止而入禪定雖得入定而無觀慧是爲癡定不能斷結或觀慧微少卽不能發起真慧斷諸結使發諸法門爾時應當修觀破析則定慧均等能斷結使證諸法門行者於坐禪時因修

觀故而心豁然開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微少心則動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不能出離生死爾時應當復修於止以修止故則得定心如密室中燈則能破暗照物分明又曰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卽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卽假卽空言語道斷又曰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



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  
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  
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足玄覺禪師曰偏  
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又曰定慧  
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  
又曰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  
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歎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  
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又曰  
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

念也雖復老姝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爲緣慮無  
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真心但是昏住此  
二種名爲病第一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  
寂寂謂不念外境界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  
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爲藥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  
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破二病故名對  
藥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  
因藥發病故云過生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  
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



卷之二十九 二六  
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  
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第六正助  
者以惺惺爲正以寂寂爲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  
又曰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爲正以杖爲助修  
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  
惺不致昏沉令心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  
異時又曰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  
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  
亂想又曰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

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又曰以奢摩他故雖  
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又  
故非照而非寂又曰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  
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又曰何者  
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  
妄隨愚變真逐智迴真妄不老愚智自異耳又曰  
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  
者會卽性空故言非有空卽緣會故曰非無又曰  
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



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又曰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又曰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又曰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也商那和修問優婆塞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

非心白耳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盧慧能自新州來叅謁五祖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嶺南人無佛性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生禪儀云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結跏趺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柱上齧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身相既定氣息旣調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卽覺覺之卽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一切時中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卽



定力易成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因禪定生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志須憑定力智度論云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故令心清淨又云觀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修功德但欲脫空是爲邪見斷諸善根又曰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毗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毘勒門則墮有無中又曰菩薩行般若波羅

蜜多雖知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法種種相雖知諸法種種亦能知一切法一相又曰寧起我見積如須彌莫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治又曰佛爲諸生欲墮斷滅見者說言有我受後世罪福若人欲墮常見者說言無我無作者受者思益梵天經曰佛云我見燃燈佛卽得無生法忍授我記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爾時具足六波羅蜜雖布施不求果報雖持戒無所貪著雖忍辱知內



外空雖精進知無起相雖禪定無所依止雖行慧  
無所取相涅槃經云何爲嬰兒行如被嬰兒啼哭  
父母卽以楊樹黃葉而與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  
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黃葉實非  
金也若有衆生欲造衆惡如來爲說三十三天常  
樂我淨衆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爲惡勤作  
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又  
曰如來雖背是說終無虛妄何以故虛妄之語卽  
是罪過如來悉斷一切罪過云何當有虛妄語耶

如來雖無虛妄之語若知衆生因虛妄說得法利  
者隨宜方便則爲說之般若經云菩薩方便善巧  
爲欲成熟諸有情故示受五慾而無實染所以者  
何諸菩薩於五慾中深生厭患不爲彼過之所塗  
染華嚴經云菩薩以大方便雖示生死而恒住涅  
槃雖眷屬圍繞而常樂遠離雖以願力三界受生  
而不爲世法所染寶積經云如來尚被誹謗何況  
我等大乘十法經云佛金剛身尚患作痛況其餘  
者如來尚有怨家況於我等統要云智藏禪師因



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曰先輩叅見甚麼人來張云曾叅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須是人人丹霞方許燒佛個個百丈方許道無其或未然入地獄如箭罽賓國沙門求跋摩母嘗須野肉求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有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

尚不能代況三塗乎母乃悔悟終身斷殺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憍慢不事翁姑夫婿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憍慢其壻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爲端正不以顏色爲端正也法苑曰觀罪業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但有名字名爲罪福名字卽空還源返本畢竟清淨是爲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



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懺罪  
偈云罪無自性從心起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  
滅兩俱空此卽是名真懺悔佛告普廣菩薩空苦  
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  
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  
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諸經要集云那先羅漢  
云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  
佛乘般若舟不染泥犁便生善處人持一小石置  
在水上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舟之方便入

泥犁又云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  
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  
不知者其人大爛知者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  
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爲能自爲過其殃少  
耳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蛇言和尚  
聞阿耆達王否答曰聞蛇曰我是也沙門言阿耆  
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爾蛇  
言我臨終時邊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  
蛇身沙門卽爲說經一心樂聽不食七日命過生



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  
耆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  
不可不護病者心也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  
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我何所依子何所怙夫  
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卽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虫  
婦哭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虫從鼻出婦纔腳  
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虫婦曰我夫  
素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爲虫  
道人爲虫說法卿旣持戒福因生天但坐恩愛墮

此虫中虫聞意解命終生天四十二章經云佛問  
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  
道又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飲食間佛曰  
子未能爲道又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  
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道矣古德頌云一盞孤  
燈照夜臺上床別了履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天  
曉知他來不來梵志兩手持花上佛佛曰放下著  
乃放下一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又放下一手中  
花佛復云放下著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



下甚麼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善無生法忍阿舍  
經云佛言當知有四種人有一種人從冥入冥有  
一種人從冥入明有一種人從明入冥有一種人  
從明入明佛問阿難以何爲心阿難言如來現今  
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  
心佛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起曰佛言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想  
相惑汝真性由無始來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  
輪轉阿難白佛故我出家承事諸佛行諸難事皆

用此心或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  
我乃無心離此覺知更無所有我實驚怖佛告阿  
難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  
微塵因心成體乃至草葉咸有體性何況妙明心  
性而自無體若汝執于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  
卽應離諸一切色香味塵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  
汝今聽我法因聲而有分別縱滅見聞覺知內守  
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勅汝執爲非心汝  
但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真汝心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  
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  
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古釋云能推者卽是妄  
心皆有緣慮之用亦得名心然不是真心且妄心  
是真心上之影像故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心中  
所現之物若執此影像爲真影像滅時此心卽斷  
故云若執塵緣卽同斷滅以妄心攬塵成體如鏡  
中之像水上之波迷水執波波寧心滅迷鏡執像  
像滅心亾心若滅時卽成斷見若知濕性不壞鏡

體常明則波浪本空影像元寂故知諸佛境智徧  
界徧空凡夫身心如影如像若執末爲本以妄爲  
真生死現前方驗不實問真妄二心各以和義各  
心以何爲體以何爲相答真心以靈知寂照爲心  
不空無住爲體實相爲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爲心  
無性爲體攀緣思慮爲相故知此能推之心若無  
因緣卽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  
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之月不實而  
虛現空輪認此爲真愚之甚矣問若真心成佛妄



覺墮凡則妄念違宗真心順覺斯乃真妄有二體  
用分離如何會通圓融一旨答真妄無性常契一  
原豈有二心而互相卽性淨無染妄不可得爲不  
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卽如爲不識冰人指水是冰  
指米是水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卽耶若諦了  
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  
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問  
悟旣現前迷何處去答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  
凡一切境皆因動念念若不生境本無體返窮動

念念亦空寂是知迷時無失悟亦無得以無住真  
心不增減故問無性理同一時成佛云何三乘見  
佛差別答隨心感現影像不同自業差殊非佛有  
異華嚴經云譬如海水潛流地中有穿鑿者無不  
得水而彼大海不作分別問三寶如虛空相非見  
聞之所及教中云何說見道又稱見佛答約本智  
發明假稱各見非眼所覩惟澄乃知若離斷常二  
邊卽見自身清淨見身清淨卽是見佛清淨乃至  
見一切法悉皆清淨無非是佛無非是法問妙圓



覺心既無所有云何教中說佛成正覺出現世間  
等事答一是機熟衆生自心感現二是菩薩因地  
本願然諸佛境界廣大無邊非情識所知惟見性  
能了故知凡聖無際心境一原真無性而卽相發  
明相無體而因真建立故云法身無像遇感成形  
妙應無方隨念垂跡又云若以色聲取是人行邪  
道若離色聲求未免斷滅見華嚴偈曰色聲非是  
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問菩提  
卽是身心者云何教中處說菩提不可以身心得

答菩提之道卽心者乃是自性清淨湛然不動蓋  
是正覺無相之真智其道玄虛妙絕常境以迷人  
不了執色陰爲自身認能知爲自心故經云身如  
草木無所覺知心如幻化虛妄不實所以除其執  
取之心若就了人卽達陰身本空妄心無相以本  
空故法身常現以無相故真心不虧問旣心外無  
佛見佛是心云何教中有說化佛來迎生諸淨刹  
答法身如來本無生滅從真起化引接迷根以化  
卽真真應一際卽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卽



真說無來去從真流化現有往還問如上所說真體則湛然不動化相則不來而來正是心外有他佛來迎云何證自心是佛答乃是如來本願功德力故令彼有緣衆生修集功德則自心感現佛身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接引是知淨業純熟目睹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婆娑論云佛與舍利子經行時有一鳥爲鷹所逐驚怖便趣舍利子影佈猶不止復趣佛影身心坦然舍利子白佛如何鳥至我影猶有恐懼纔入佛影身心無佈世

尊曰汝六十劫修不害意我於三大無數劫中修不害意汝尚有害我已永斷智度論問曰諸佛皆無相今何以故說三十二相答曰佛法二諦一者世諦故說三十二相二者第一義諦故說無相又二種道一者令衆生修福道故說三十二相二者慧道故說無相爲生身故說三十二相爲法身故說無相宗鏡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須急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彭城王問諸大德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



牛頭融大師答曰今若責我如此證果者恐與道  
乖審如是成佛者幻佛亦得作佛不唯幻師道作  
佛天魔外道妖狐精魅鬼神龍蜃皆成佛道龐居士  
偈云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踪但自心無礙何  
愁神不通宗鏡云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  
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  
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  
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故言非有空則緣會故  
云非無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若心內定一法是有卽墮常若心外執一法是無  
卽沉斷俱成見網不入圓宗問如何是一切法皆  
是佛法答一切法唯心心卽是佛心卽是法若心  
外見法而生分別直饒廣作勝妙之事亦非究竟  
問法門無量何故徧讚一心答此是起惑之初發  
真之始故經云心作天堂心作地獄但了一心萬  
法皆寂問無心者爲當離心是無心卽心得無心  
答卽心得無心問卽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  
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辯知也答卽便知無能



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心之體本來常  
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又云故千經萬論莫不說  
離身心破彼執著乃入真實譬如金師銷鑛取金  
方爲世用若執有身者則有身礙有身礙故則法  
身隱于形殼之中若有心者則有心礙有心礙故  
則真智隱於念慮之內故大道不通妙理沉隱六  
神內亂六境外緣晝夜惶惶無有止息矣又云若  
以息念歸無念如同寒木死灰與木人無別豈有  
成佛之期蓋無念者卽念而無念故寶藏論云若

言其生無狀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靈故真生不  
滅真滅不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是知若卽念存  
有念卽是常見離求生無生卽是斷見學人問本  
淨和尚云師還修行也無對曰我修行與汝別汝  
先修而後悟我先悟而後修又問若欲明宗只合  
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  
宗門中云借蝦爲眼無自己分只成文字聖人不  
入祖位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  
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護初心若或因詮得旨



直了佛心又有何過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乃至馬大師忠國師等竝博通經論圓悟自心又曰譬如寒月結水爲冰及至暖時釋冰成冰象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波羅揭云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崔相公問如會禪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李渤問智常禪師曰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



戒妄殺

奸人凶德得志一時流毒縉紳斬芟黔首逞瞬息  
之意氣貽無窮之罪愆固無足論矣亦有命世豪  
傑出而匡時經務身攬大權手握重兵師旅所交  
生靈塗地能無殺乎惟常存不行一不義不殺一  
不辜之心而奉以周旋殺人以安人則爲之斯上  
帝所監神理所祐殺而不爲罪也脫行於意見偏  
駁發於喜怒過差卽爲不辜卽爲大罪終身悔之  
而無及矣古今豪傑功蓋天壤澤被當世而或以



意見喜怒妄殺濫誅者往往不少每一念此令人輕格天下之業或曰有殺人之罪又有安人之功足相準乎曰殺人以安人殺當而不爲濫且妄竟可無罪如其有罪雖有功豈足贖乎冥冥之中固當竝敘矣

韓琦欲上疏斬高郵守范仲淹曰恐人主殺得手滑吾輩亦不免此言非也直當論守之應殺與否自恐見殺而不欲人主開端則惟知有已而已豈仁人之言哉

董卓流毒宮闈惡播四海極矣蔡邕哭之足以一  
死王允殺之亦不爲過但其言非也曰使佞人執  
筆吾輩蒙其謗訕直當論邕之罪應死與否何暇  
計後之作史而蒙謗乎至士孫瑞以殺邕而下王  
公不免亦非也邕之哭卓罪自足以死何乃以此  
得報允之不免蓋由後之措置稍疎取之而未必  
殺邕之報也

中郎雖受卓辟舉私情耳若裁以大義可無用哭  
賊必也冒而往哭宜輕一死奈何復乞哀求免乎



中郎於是乎可醜矣邕或將自比于欒布之哭越王庶幾人原之高之而不死不知卓豈越王之比哉

王允方執蔡邕宜數之曰董卓流毒宮闈惡播四海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討而誅之稍慰祖宗之靈快臣民之意汝哭之何爲者狗辟舉之私志在公之義卓而可哀宗廟生靈不足念乎卓本國賊哭卓者亦賊也吾誅賊非殺名士如是則中郎俛首何辭矣

###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回薄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知此生之爲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蓋不誣今夫樂生惡死寧詎人情爲然是故蟣虱逢擒則知奔逃蠅蚋被罾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覘覘鷄豚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



形而乞命是知肖翹貪生含靈喪歿萬物竝育各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果足以取給不爲不厚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雜生千萬種愚蠢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兩間譬之人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子一也愚人飢餒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果之外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

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燔擘剗割盡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資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乎天生萬物本與吾竝育共處天何嘗盡曙記萬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卽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狼耶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貴虎狼則以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



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  
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蚋之臭  
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  
養人而獨不以蛆蚋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擒得虎  
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  
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當物之有  
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竝  
作惡業寃對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  
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

稍資饒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姑爲權宜以次漸  
除解寃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  
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  
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  
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絕水  
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  
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果菜羹素食飲噉旣  
足腹亦果然烹宰牛狼籍饜飫轉眄之間便成  
枵餒又安事盡噉衆生之脂膏骨髓而後長養生



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寃業可爲  
痛哭流涕矣僕少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  
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  
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玉皇上帝諸佛如來  
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盡行懺悔隨懺隨犯  
爲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爲三餐之  
需又念旣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  
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  
僕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供  
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業生人世情非得  
已較之戒律尤爲罪人飲食言笑暢情敘歡如是  
足矣親友賢明想能體亮其有不亮此情者雖因  
此得罪所不辭也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逞逞藉口曰天生人貴千萬物天生萬物本爲養人生以需殺殺而復生造物建設理固應耳如其不殺生之何爲嗚呼玄宰埏埴大化醞釀萬類輪駟雜然蒸出智竅靈慧者貴而爲人姿性冥蠢者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于天壤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詎令迭爲寇讐互相戕殺總萬物之命以供人類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生物苞含徧覆所以無垠如以萬物之命供



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舒不勝慘殺不勝生天地不仁甚矣何爲大德哉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既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雜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其長齋者雖一腥不染絕粒者卽五穀盡廢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之有道其不必盡賴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

以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饜五穀之外廣搜珍羞異味以窮口腹之慾而人之智力狡悍又足以制萬物之命扼其背項而剖裂燻臙之其殺萬物之命而閔然不喪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人之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竝而人力勝人則虎狼殺人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則將又以爲天命虎狼邪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則又以



爲虎狼貴于人耶人之殺萬物而不畏食萬物而  
甘皆天所命而蛇虺蠶蝟之毒也黃犢之臭也蛆  
蚋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  
人而獨不以蛇虺蠶蝟黃犢蛆蚋供人耶海濱之  
人食螾蛤蠃蟻而西北人逞逞不食豈天獨以海  
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  
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皆人之惡業薰  
染習而不覺也棗栗之熟也隣媪撲而爲食非人  
之命隣媪也菽粟之困也鼠雀盜以爲餐非人之

命鼠雀也人與萬物雜然並處人貪無厭而人之  
智力又足以制之遂盡掩殺萬物之命以爲食而  
藉口妄認之曰不殺不生是萬物者皆天之生之  
以養我者也嗚呼人何以明其盡爲養人而設哉  
天欲生人何必盡殺萬物之命以充食養也上天  
眇茫萬物林總天亦何嘗盡萬物而一一署記之  
曰某某某悉以養人之生者哉亦猶隣媪撲棗  
而遂認以爲己棗鼠雀盜粟而遂認以爲己粟惑  
亦甚矣且人之萬惡皆爲逆天之心而殺生一業



獨稱奉天之命人而殺人則爲干天討而立服上  
刑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  
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殊不知就此生而論則  
人號爲貴物號爲賤分別太過陵轢戕殺于是起  
焉就歷劫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我亦殺人  
人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各結業因互爲冤  
對前生之業今世當償今生之冤來世當報彌久  
彌結彌結彌深亦可悲矣試思人之殺萬物而不  
畏也食萬物而甘也皆冤業所結也人能不殺則

冤業解矣殺知畏矣食不甘矣或曰子云不殺亦  
善乃謂人亦爲物物亦爲人此釋氏輪迴之說竊  
恐未必然也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極者  
理也氣運有息理宰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皆蔽神  
靈不沒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  
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  
在人物形敝而神散則或別透入一軀殼而又復  
爲人物焉而其別透入軀殼也則又隨其福業而  
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



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  
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墮旁生豈惟殺業必報其  
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特以人物障重自迷本心  
在後世則罔悉前因處今生則不悟來報敢於造  
業而冥然悍然惟聖賢得道之人知之知之故益  
不敢妄作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潮汐累更  
總之一潮器鎔爲金金鑄爲器金器累變總之一  
金形骸敝亾神靈不沒皮囊軀殼透脫往來又如  
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離一舟航又上一舟

航郵傳遞遷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  
其去無端其來無倪化化何常新新不已是以可  
貴若一靈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  
矣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  
去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靈光出于此  
殼入于彼殼總之一靈萬劫轉換乘大化而來往  
隨業識而偏全據罪福而報應張天網而不漏此  
造物之所以爲妙也若謂前靈旣亾後靈再起如  
火滅必無重焰水逝必無回流則是靈有時不續



銷隕同于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此竄而榮肥沒齒忠孝節義凶禍屠滅擣杙奸佞富貴令終落英飄絮飛雲冷風長逝不回一往無迹作惡何倖砥節何辜而天道賞罰不太漏網乎惟其世世生生輪轉不已善善惡惡後報無窮是以志士清人所爲力勤修持者也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產而負千金之逋則力不能償卧不帖席今人逋殺生之債無算矣雖

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慙乎或曰戒殺者釋氏之教吾儒所不道也烹宰調和聖王所設祭祀而不殺則祖宗神明不血食燕饗而不殺則生人不血食將復何以成世道乎嗚呼人之有道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聖王之世未嘗茹素未始悔殺成湯行開網縱禽周人戒覆巢破卵宣尼不宿孟氏遠庖何嘗不以戒殺爲事乎其血食而不茹素者當亦裁成輔相之未



備仁義道德之一缺也而西方大聖乃顯闡而弘  
宣之以垂人物之炯戒以補王政之不及夫云神  
人不可不血食此好殺者之言也人不可血食神  
明何爲而必須血食乎神如有靈尚須于食卽黍  
稷維馨寧不飽乎虎林蓮池上人撰戒殺放生文  
極陳因果之理廣宣大悲之教剔幽章顯援古證  
今文義蔚暢情辭痛切可謂提醒夢嚶砭鍼膏盲  
矣而相國嚴公爲之撰序余友張孺愿復爲之梓  
行上人精修梵行嚴持戒律道德醇至充足爲天  
人師兩君子慧業文人佛門開士護翼大教敷揚  
慈旨亦良可嘉尚從此而有一人不殺十人不殺  
推而廣之而漸至于百千萬億人不殺上人與兩  
君子之功德多于恒河沙矣



禮懺放生文

原夫本來誰無佛性若論理卽人盡菩提奈何衆生從冥背覺逐妄喪真自媒自賊劫家寶而不知自性自迷裹衣珠而行乞五慾牽引三毒熾然陰入處界隨在而積愆生死輪迴從業而感報自一念以至萬念念念念遷流自一生以至千生生生結縛往來六道之中無非苦趣漂轉四生之內盡是業緣張愚帆而投癡網愍茲歷劫之沉淪下寶筏以度迷津全仗如來之拔濟某等言念衆生自無



始以來衆惡良多殺業尤重輕性命而恣戕殺永  
斷慈悲取血肉而供噉吞肆行饕餮含靈抱識時  
時千族以供一餐水陸空行往往半席而傷萬命  
殺人一刀還人一刀略約現生積罪業而無算噉  
人一齧償人一齧總計多劫結冤對其何窮祇原  
宿業輪轉多有前世之六親若究本性菩提盡是  
當來之諸佛噉六親心亦何忍殺諸佛罪豈可原  
言以魂驚思之毛豎某等是以皈命三尊力戒十  
惡諸罪漸除乃首懲夫惡業依戒止作遂倡會於

放生奉寶勝如來之法贖性命於羣靈踵流水長  
者之因行慈心於萬有用以少謝往愆遂解怨結  
惟茲將來善果敬求諸佛證明言念慈悲道場虔  
禮梁王懺法伏願十方賢聖普赦過而宥愆大地  
凡夫盡放生而戒殺轉生死爲涅槃罔沉七趣變  
閻浮爲華藏永免三災下情無任瞻依祈望之至



鴻苞集卷之二十九終



